

山茶油

张珠容

昨天收到母亲从家乡寄来的一桶山茶油，晚上我便迫不及待拌了一碗茶油线面。闻着山茶油那股独特的馨香，吃着那可口的茶油线面，我的思绪一下子飘回到了儿时。

在我还未记事前，勤劳的父亲便已开垦出一片荒山，在那里种下一片山茶树。长到六七岁的时候，有一次父母带我去茶树林除草。可走了半天，茶树林连个影子都不见。我不高兴了，嘟起嘴问父母：“为什么你们要把山茶树种到那么偏那么远的地方去？”父亲摸摸我的头说：“因为茶树林所在的山是咱们村里最高的、土壤最肥沃的山，只有那里才能种出最好的茶果、榨出最好的茶油！”

一般寒露过后或霜降过后，山茶果就能收成了。山茶果呈球形、桃形，摘下后晒上一段时间，它的外壳就会自动裂开，就像花儿开放一样。我们再用手轻轻一掰，就得到了可提炼出珍贵山茶油的山茶籽。一般来说，父母会挑选一个晴天来剥离山茶壳和山茶籽。那时我们全家都会一人搬一张小凳子，坐到屋前晒山茶果的竹匾旁，然后一边悠闲地聊天，一边剥离山茶籽。

在剥离山茶籽的过程中，父亲的一个细节也让我印象深刻。只要是姐姐和我剥过的山茶果，他都会重新再过一下筛，仔细检查每一个山茶籽是不是都被剥离出来了。记得有一次哥哥问父亲：“一个山茶籽榨不出几滴油，您检查那么仔细干吗？”父亲一脸严肃地说：“你要知道，每一个果子都是上天恩赐的，我们可不能浪费一丝一毫。”

因为村里有不少人栽种山茶树，所以村委那里特地开设了一个油行，专供大家榨油使用。一般来说，五斤山茶籽能榨出一斤左右的油。人们首先将茶籽碾碎成粉，然后装进桶里放到锅里蒸。蒸熟后，茶籽倒入一个四周编好干净稻草的模子里，做成一个个外边匝上铁匝的茶油饼。然后，将茶油饼放入人力木榨槽，人们靠挤压木头的土办法来打油。随着压力的增大，榨油槽里开始渗出金黄色的液体。那，就是被称为“液体黄金”的山茶油了。

父亲告诉我，土法榨茶油需要消耗很大的体力，不是一般小伙能干的，要靠一群年轻力壮者冲榨。不过，如今人们榨取山茶油的方式已经大大改进，不需要花费那么大力气了。

山茶油是一种纯天然绿色保健食品。它的功效很多，可以作为烹调用油，经加工后也可以用于美容。其实，不只是山茶油珍贵，山茶树的浑身都是宝。山茶树因其植株形态优美、叶子浓绿、花朵艳丽而受到世界园艺界的珍视；山茶果剥下来的壳暴晒之后是绝佳的农家可燃物；榨完山茶油后得到的茶油饼则具有洗发、护发、乌发及去头屑、防脱发等功效。

近年来，由于山茶油市场的扩大，很多人开始种植山茶树。规模种植的山茶树产量高，含油量也高。但听身边的很多茶农说，要想买到纯正的茶油，还是得到农户家里收，虽然量不多，但品质更有保障。因为村民的淳朴善良就像他们榨出的山茶油，留香人间。

这话我信，因为每年父母家里的山茶油还未榨出，就被预订一空。但无论是收成好与坏，父母都会留一些山茶油自己食用，或赠送亲友。对于父母而言，那一棵棵山茶树不只是生存寄托，还是浓浓的乡情寄托、亲情寄托。

这是公然挑衅。当时的省厅领导怒不可遏，命令省公安厅刑警总队牵头组织了联合专案组，限期破案。可是，由于匿名信是从旧报纸上剪下来后粘贴的字，时间太长，线索太少。况且案犯流窜在外省，最后还是不了了之。

那天晚上，第三讯问小组一共讯问了二十九个嫌疑人。根据不同情况，例行讯问一般要三次定性。第一次叫初查，一般性地问一问姓名、住址、单位什么的；第二次问得细一些，当晚都干了什么之类；第三次基本就定性了：要么拘、要么罚、要么放。

这二十九人中，当场放走了七个，罚款三个，拘了六个，还剩下三个。这三个人，本也可以做罚款处理。可赫连东山说，他还要再问一问。尤其是其中的一个，从洗浴中心押过来后，他大约是当晚喝了点酒，几次摇摇晃晃地上前辩解，说他是市政府请来的客人……每次都被民警喝令：蹲下！这是一个看上去很体面的

灯下漫笔

这句话不是我的发明，是父亲的随口一说——冬至、小寒、大寒、立春，冬至是春天的哥哥哩。

父亲谙熟节气，把冬至称为春的哥哥，实在是很有亲热——我怎么能也想不出这么接地气的句子。

“冬”，即“冷”。在这个寒冷的日子，谁不祈盼着立春？冬至过后，人们虽然还要走一段艰难的路，才能抵达明媚的春天，但冬至这一天人们还是蛮开心、蛮有诗意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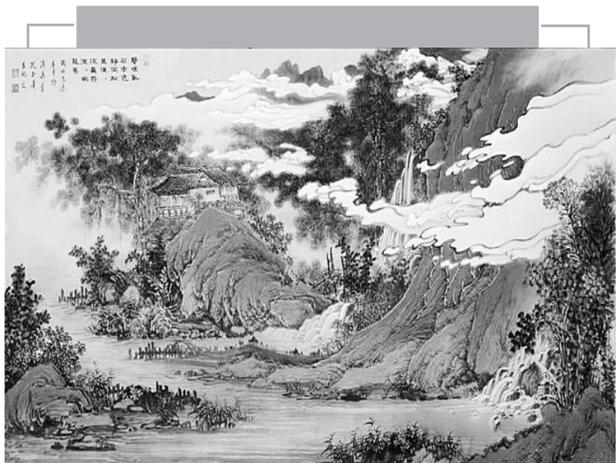
冬至，这一天白天最短，这一天思念最长。“邯鄹驿里逢冬至，抱膝灯前影伴身。想得家中夜深坐，还应说著远行人。”喜欢白居易的《邯鄹冬至夜思家》，这首诗里，洋溢着想家的思绪。

到了冬至，就是数九寒天。《汉书》说：“冬至阳气起，君道长，故贺。”最寒的时候来临了，也意味着春天就不远了，实在可喜可贺。

古人过冬至，大如年。皇家有“祭天大典”，民间也有各种“消寒”。唐宋时期，冬至要祭天祀祖，皇帝祭天祭太庙，百官百姓则祭祖，然后再向健在的长辈叩头。一年到此，太平和顺，怎能不谢天谢地？

清朝光绪皇帝的全贵妃，最是别出心裁。她想出了一个叫“九九回春图”的消冬迎春妙法——“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”九个字，每字九画，从冬至那一天起，一天写一笔，待九个字写完，便是九天归春。

冬至，真是一个有趣的节日——你写字“消冬”，我画画“消冬”。江南有习俗，每到冬至，闺房里的女子均要画素梅一枝，梅花瓣共计八十一。



色静深松里(国画) 孙俊芳

我想做个有趣的人，如果没这个本事，自己做不成，就想多读点有趣的书，多看有趣的电影，多做一些有趣的事，尤其是要多结交一些有趣的人。因为和有趣的人在一起很愉快，很轻松，能净化心灵，能笑口常开，如坐春风，如沐暖阳；而且，耳濡目染，潜移默化，我们自己也会多少变得有趣起来。

有趣的人未必有多显赫的名声，但肯定潇洒脱俗，不拘常理，但又逸趣横生。晋人王子猷居山阴，一晚忽降大雪，子猷被冻醒，索性来到院中边饮酒边观赏雪景，不由得心绪起伏、吟起诗来，感慨凄凉之间，忽然想起好友戴逵，立即决定去拜访好友。于是连夜坐上小船出发，直到第二天天亮才到达戴逵的住所。望着岸边好友家的房子，子猷没有上岸，却让船家掉头，转回到自己家中。家人问起，子猷笑着说：“吾本乘兴而行，兴尽而返，何必见戴？”

有趣的人，往往与众不同，脱俗出尘，能看轻身外之物，不以荣华富贵为念。《晋书·文苑·张翰传》记载，

冬至是春天的哥

杨崇滨

每染一瓣就代表向春天迈进一步。待染完，九九寒冬尽，百草萌动，莺歌燕舞的春天到来了。

更为韵致的是，你晓妆染梅，我画圈成杏，你有巧手，我有慧心——每天以胭脂画圈一圈，画完八十一圈，杏花开了，暖暖的春天来了。由冬而春、由梅而杏，季节的变换又与佳人晓妆的胭脂融合在一起，难怪有人写诗赞叹：“试数窗间九九图，余寒消尽暖初回。梅花点遍无余白，看到今朝是杏株。”

最雅致的九九消寒图，当属九体对联——每联九字，每字九划，每天在上下联各填一笔，如上联写有“春泉垂垂柳春染春美”；下联对以“秋院挂秋柿秋送秋香”，称为九九消寒迎春联。呵呵，古人真够浪漫诗意的，搁在今天，谁还会有这份闲情和诗心？

“一九二九不出手，三九四九冰上走，五九六九沿河看柳，七九河开，八九雁来，九九又一九，耕牛遍地走”，听着小孩子摇头晃脑地背诵这样的民谣，感觉真是美不胜收。耕牛都遍地走了，自然就是明媚的春天了。

在冬至这个节气里，冷也是一种温暖。现代人，对“冬至”还是注重的，且不说寻常巷陌的阿公阿婆阿叔阿婶，就是在单位上班的小字辈们，每到冬至这一天，都会不约而同地打个招呼、提个醒：冬至早点回家做吃的！吃什么？南方人吃汤圆，北方人吃饺子。尽管冬至并不放假，但不少单位都心照不宣——让员工提前下班，早早回家准备过节。可以想象：一家人热热闹闹地围坐着，吃着热腾腾、暖乎乎的汤圆或饺子，团聚的氛围和亲情

新书架

《实干兴邦》

中小企业代表创业成长史

易明强

1992年，邓小平首次提出“实干兴邦”一词，从此中国改革开放走上新的征程。20年后，习近平再次重申“实干兴邦”，清晰地向外表明，要继续把改革开放事业推向深入。

20多年的改革实践，是对“实干兴邦”的最好注解；唯有立足于实干，我们才会真正在未来树立强大的民族自信心。在20多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，中原大地也涌现出了一大批致力于发展民族产业、实干兴邦的优秀中小企业家。

该书讲述的是一批在河南成长的中小企业家的奋斗史，他们分属不

同的行业，有着不同的年龄、不同的创业背景，但无一不是踏实创业、实干兴邦的典型，在各自领域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。

该书设计精美大气，全彩色印刷，力图还原被采访者的本来面貌；语言平实朴素，内容真实感人，以故事讲述的形式，分享这些企业家的奋斗史，他们的故事，他们的感悟，以触摸这个五彩斑斓时代的脉搏、心跳、呼吸、潮动……设若通过编者的努力，有更多杰出人士成长起来，为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，则善莫大焉！

在请启老作指示”，他便接着说：“指示不敢当。本人是满族，在过去叫胡人，因此在下所讲，全是胡言。”这就引起笑声一片，一下子拉近了和听众的距离。启功先生的字有趣，文有趣，画有趣，话有趣，做人更有趣，轶事多多，每成美谈。

有趣的人，不见得能成就大事业，但让人看着就高兴。《射雕英雄传》里老顽童周伯通，是最让人喜欢的一个角色，他虽然武功盖世，却是儿童心态，整天疯疯癫癫的，爱搞恶作剧，玩心太重，围绕着他发生了许多喜剧，使得打打杀杀腥风血雨的江湖，多了不少浪漫欢快的生活气息。老顽童虽是小说人物，但在我们身边并不少见这样的角色，只要有他们在，场面一定热闹，气氛格外活跃。

有趣的人，是生活中的“开心果”，是人群中的“快乐源”，是世界上的“正能量”。有趣的人越多，我们的幸福指数就越高；有趣的事越多，活得就越有意思，但愿大伙都能变得有趣起来。如果自己力所能及，那就不要多有趣的人，有趣的事大声鼓掌叫好。

人生讲义

我想做个有趣的人

陈鲁民

西晋人张翰在洛阳任大司马东曹掾，那官也算不小了，相当于今天的副部长，养尊处优没问题。因见秋风起，特别想吃家乡吴中的莼菜鲈鱼，就干脆辞去官职，回到家乡。他辞官动机虽不算高尚，但有情趣，也颇雅致。可惜这样的人早成广陵绝唱，每每提起，好像天方夜谭。

有趣的人，骨子里带就的诙谐幽默，不管境遇如何变化，都能特立独行，不改本色。金圣叹一生诙谐，妙语连珠，因“哭庙案”案子而被判死刑后，仍一如既往。眼看行刑时刻将到，金圣叹的两个儿子梨儿、莲子望着即将永诀的慈父，泪如泉涌。圣叹却从容不迫，泰然自若地说：“哭有何用，来，我出个对联你们来对。”于

是吟出了上联“莲子心中苦”。儿子哭跪在地哪有心思来对，他稍加思索说：“起来吧，别哭了，我替你们对下联。”接着念出了下联“梨儿腹内酸”。这副生死诀别对，出神入化，字珠玑，一语双关，对仗严谨，撼人心魄。

有趣的人，学问大却不自信，名声高而不矫情，自然而然，豁达幽默。启功先生被任命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后，有人恭喜他说，这可是“部级”呀！他诙谐地用双关语说：“不急，不急，我真的不急！”在学校里，每有人叫他“博导”时，他就笑眯眯地说：“我是一拨就倒，一驳就倒，不驳自倒矣！”最有意思的是，他外出讲学时，听到会议主持人常说的“现

连载



眼里有雾，过于配合。第二，他不是本地人，但他的南方口音里居然夹杂有北方方言。第三，他说了假话。他是从宁波过来的（有包里的票据为证），他却说来自武汉。但这假话里掐头去尾又掺了一半真话。为什么？

如果是本地人，是公务员，他紧张是怕丢面子。可他是从外地来的商人，又是来这里投资的。按上面不成文的规定，一般是不让查的。就是查了，也顶多罚款了事。可这个人警惕过度，回答问题太主动。他就像一个二流演员，那酒脱是装出来的，眼里好像藏了什么。尤其是他不经意间，嘴里溜出了关于“黄鹤……”的诗句，这一下刺激到了赫连东山的记忆神经，他很快地在脑海里搜索到了那个悬念。那个悬念里有四个字：“白云黄鹤”。

一九七八年，抢银行的劫犯寄给省公安厅的第一封信里，就有这四个字。他居然模仿毛泽东书信的语式，在信里说：“……三百六十五天过去了，我正在白云黄鹤的地方游玩……”赫连东山走出讯问室，站在院子里，一连吸

了半盒烟，留下了一地烟蒂。尔后，他走回屋子，主攻“大背头”。当天的后半夜，赫连东山围绕“白云黄鹤”四个字大做文章。“大背头”说：“不细(是)啦。是路过，在那儿考察了几天。我说了，我细(是)来投资……”他语气里特别强调了“考察”这两个字。

赫连东山问：“吃过武昌鱼么？”

“大背头”说：“武昌鱼太有名了。毛主席诗里说过：才饮长沙水，又食武昌鱼。吃过后，肉很嫩。你看，嫫、嫫、那个戏(事)，不好意思(思)啦，我认罚啦……”

赫连东山问：“武昌鱼有刺么？”

“大背头”说：“勿有。有，有……勿有小刺。都是大刺。同志，我明天上午要签一个合同，市里领导还要参加。你看……”

赫连东山说：“我知道，你是干大事的。武汉还有一道名菜你也吃过吧？”

“大背头”说：“你说的是九九鸭脖伐？太辣，吃不消哦。同志哥，能不能通融通融……”

赫连东山说：“我说的不是鸭脖。我说是莲藕炖排骨，小火慢炖，要当地洪湖的红莲藕才有味。吃过么？”

“大背头”说：“莲藕炖小排骨呀，美味，细吃过啦。我，我能不能打个电话？”

赫连东山说：“你抽烟么？湖北有一名牌烟，叫黄鹤楼，抽过么？”

“大背头”说：“我细不抽烟的。”

赫连东山说：“那你，登过黄鹤楼吧？”

“大背头”说：“登？当然细(是)，去过啦。我，我明天……我可以打个电话么？”

赫连东山说：“武汉三镇，黄鹤楼在什么位置？”

“大背头”说：“这个，细(是)武昌吧？”一线穿南北，龟蛇锁大江”。那好像细、蛇、蛇山，在蛇山上……同志哥呀，你看，这都后半夜了，我憋着尿、尿撒。”

赫连东山绕来绕去，突然问：“你上一次什么时候去的，夏天？”

“大背头”说：“不，不(是)细……同志，不行了，我快尿裤子了。”

赫连东山说：“是夏天吧？”

“大背头”说：“不细(是)啦。不细(是)。”

赫连东山说：“冬天？”

“大背头”说：“也、也不细冬、冬天撒……”

赫连东山说：“好好想想，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去的？”

赫连东山接着说：“初审时，你还背过两首崔颢的诗。这会儿忘了？全诗你都会背吧？再背一遍。”

不桃忽李
及卷聞白
汪潭岸乘
偷水上舟
送淡踏將
致千歌欲
情尺嚴行

赠汪伦(书法) 孙伟

人与自然

独山

郑志刚

在豫西南的南阳市北郊，我读过四年书，校址是七里园乡。说白了，学校就在一片村野里。好像朝东走上大半晌，就是独山了。

我爱慕田野和山，不大稀罕城市。这可能与我出生乡间有关。看到学校不在南阳市区，我当年真是窃喜了好一阵子。我经常在课余叫上谈得来的校友，一起到学校北边的野地里转悠。说是野地，其实大多种着庄稼。我喜欢庄稼长高时所具有的那种蓬勃的遮掩性，也喜欢秋冬时节土地被收拾得开阔清爽。那一大片地里除了庄稼，还有像黑长虫一样平行着的两条铁路。近处的小铁路窄瘦，远处的大铁路是焦枝线，要宽阔得多。记得大铁路上斜对着学校有个叫夏庄的小站，我在那儿候过车。冬天里，风雪打着候车室厚厚的棉帘子，我们缩颈跺脚，像被莫名之风刮聚到一个偶然之地的几粒玉米籽儿。至于那个穿深蓝色制服、挥朱砂色小旗的铁路职工，我有种怯怯的距离感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或许把他当成汉墓中的陶质镇墓兽了吧。

沿着小铁路一直走，好像就到了独山脚下。记得山坡上驻扎着一支部队，威武而洪亮的操练声随风远播。独山含玉，我私下把山腰上玉矿操作面所产生的碎石粉屑，看作是山在拉稀。山顶上还有道观，深灰色袍褂的女道士有的满脸皱纹，有的看上去还青春嫩着。我为她们的生活日用和人身安全，操过不到一分钟的闲心。我甚至希望天赶紧黑透，想偷瞧一下她们投泼在屋壁上的剪影。

那时候独山给我的感觉是寂寥而荒芜的，这种感觉很像我少年的心境。我在山上的野树丛里不止一次小便过，白亮亮的尿柱被那些干枯的植被转瞬吞没。山的涵容性真是其大无边。啥样的怪石与坏鸟都可以被平常心地接纳，万般的风狂与雨骤反使它挫折之后愈加雍容。所以在我看来，独山不可能没有玉，那是它的舍利子。

我在山顶上的大石头上呆坐着，山下是绿野万顷。这么多东西都在我一双眼睛里，可我这个身子还大不过屁股底下这块石头。我到底是做傲芸芸还是卑微如粟？这是独山迎面抛来的矛盾命题。傍晚时分，夕阳扯一床烂漫的锦被徐徐铺展，赤裸着冻身子的山风开始往衣缝里撩动儿钻，四围草木如跳巫娘狰狞百态。我双臂抱膝，像一尊猫头鹰一样愠愤而忧伤。

廿余年过去了，独山和我都有了不小变化，但我们互不音问。我没打算去见它，它也不盼望我登临，但相思未曾中断过。我珍视这种成分复杂的距离感，甚至在网络通达的今天从未动念在搜索引擎里键入其名。它是一座价值连城的古墓，但能挖我也不挖，我只愿它永远保持当初的老样子，别动凡心。

抱在怀里，养在心里，含在口里，独山是我的。

此时，赫连东山加重语气说：“背！”

“大背头”像是酒醒了，愣愣地望着他，沉默不语。

这天夜里，一直审到天明，“大背头”再没说过“白云黄鹤”这四个字。他一下子封死了，无论怎样诱他，他就是不说，越是不说，就越证明他有疑点。后来他真的尿裤子了，尿水一滴滴地淌在裤裆里流下来……他说：“我要告你！”

审这个案子，赫连东山是担着巨大压力的。第二天上午，万局长亲自打电话问：蓝光大酒店住的那个姓魏的商人，放了么？赫连东山说：还没呢。局长说：不就是嫖么？放了是吧。刚才市政府刘秘书长还打电话问：赫连东山说：局长，这人不能放。局长说：放人。现在开放搞活，经济是中心。你看什么搞？赫连东山说：我怀疑他是‘七七大案’的嫌疑人……局长还是信他的，知道他话里的分量。局长沉吟片刻，说：这样，我先顶着。给你四十八小时，攻不下来就放人。后来，

经与省公安厅沟通，时间延长到了七十二小时。